性理指歸

性理指歸卷之三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諸儒

周子 名敦字茂叔號濂溪

黃山谷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婣婭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程明道曰自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茂叔窻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

般·

李延平曰黃山谷謂周子洒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絶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先生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巳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客家無百錢之儲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

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發源於蓮花峯下潔清紺寒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孔經甫嘗祭以文曰公年盛壯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贊先生像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張南軒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著太極圖與通書道學之傳實在於此○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霸功利之習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皆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學者不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三代之盛可勝嘆哉惟濂

溪先生崛起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為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於以復明

魏鶴山曰周子奮起南服闡明聖道曰誠曰仁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濂溪著書闡發幽秘二程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宋朝

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關誠爲不小

程子 名顥字伯淳號明道

伊川序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旣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如時雨之潤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其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辯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者謂孟子沒而聖學不

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辯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醉生夢死不自覺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也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而皆未及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其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

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

呂藍田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强記躬行力究極其所止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巳病不欲以

一時之利爲巳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小官有所不屑

游廣平曰時有同明道先生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瑕𤨏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巳如伯淳莫將做天下一人看楊龜山曰固是

謝上蔡曰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學者須是襟懷擺脫得開始得有見先生嘗作雲

淡風輕詩其襟懷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

邢河間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

胡武夷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元豊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又詩寄溫公其意直拳拳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却分明不放過一步

張范陽曰明道書窻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

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

朱子曰某自廿四五時讀程明道定性書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自信其必然也○贊先生像曰暘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陳恬贊曰賢哉先生惟德溫溫如冬之日如夏之雲

程子 名頤字正叔號伊川

司馬光呂公著嘗言於朝曰程頤之爲人言必忠信

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又曰顥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使在朝廷必爲國器

邵伯溫曰先生嘗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懼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問之曰心存誠敬爾

胡安國曰士學宜師孔孟然其道不傳久矣顥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顥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

張范陽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氣
象如日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有泰山
巖巖氣象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
朱子曰先生游太學時胡翼之方主教導嘗以顏子
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
學職呂希哲與先生隣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
之士從游者日益衆○先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
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
○贊先生像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
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總論二程

晁嵩山曰伊川嘗謂明道云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云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胡武夷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又曰伊川見處極高

馮忠恕曰王霖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

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顥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

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擬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

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能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洒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

張南軒曰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復讀之可見得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者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

張子名載字子厚號橫渠

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莩食便不美

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神宗即命召見問治道首以復三代爲對他

日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執政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嘿然

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答橫渠書曰所論大槩有極力苦心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睿所照者如目所睹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能

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呂藍田曰先生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初喜談兵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是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二程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

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其欲進而自得者窮神知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

尹和靖曰橫渠昔在京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撤去虎皮曰吾平日與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乃歸陝西

朱子曰橫渠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子宗師

○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贊先生像曰早脫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積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眞西山曰張子有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今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邵子名雍字堯夫號康節

程子曰邵堯夫先生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嘆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生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卲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

遑近尊之士人之過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踈之間羣然燕飲笑語終日不敢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謂伺純明曰吾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

所用於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語來又如言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個意思元古未有人道來○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又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不止風月言皆有理○世之博文強識者衆矣其中未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

謝上蔡曰堯夫直是豪才○曰昔富彥國問堯夫云一從甚處起邵云一起於乾富云一起於震兩說都得震謂發生乾謂本也若會得天理更說甚一二

尹和靖曰康節之學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明易數知未來事却小了他學問如陳叔易贊云先生之學志在經綸最爲盡之

呂氏家塾記曰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甕牖讀書其中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間州府以更法不能餽寓

賓乃為薄粥以待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乏嘗有
詩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
大字書然遇興則為之不牽强也大寒暑則不出每
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為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
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
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至遇主人喜客則
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
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歡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
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
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

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把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也○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嘗有詩云雪

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又詩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多少平易又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霸大鋪舒可謂人豪矣○或問康節詩曰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贊先生像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坤

程子門人

程子曰某嘗窺呂與叔閒居中必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呂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不逮於與叔○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頴然資質溫厚讀西銘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道中庸矣○范淳夫色溫而氣和其人如玉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謝顯道爲切問近思之學其才能充而廣之者也吾道有望矣○良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身汗面赤曰此便是惻隱之心○尹焞魯張繹俊俊恐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楊龜山曰定夫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

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
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樂
達交朋友有信涖官遇僚吏有恩意人樂於自盡而
無敢欺其令者惠政在民載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
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來
下遭時清明不究所用士論共惜之

謝上蔡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川
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尹和靖曰周恭叔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然枯
坐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

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徹○此事○先生晩年顯道來見先生謂焞見顯道試問此來所得如何焞往問焉謝曰良佐每嘗聞先生語多疑惑今聞先生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焞具以告先生曰某見得他亦是如此

胡武夷曰河南二程先生得孟氏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覩奧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龜山楊中立三人是也○龜山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

親歸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嘿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氣自不形也

陳氏淵曰明道在潁昌時龜山先生往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龜山先生與謝君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尹和靖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黨人和靖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程子曰子有母在和靖歸告其母母曰吾知

汝以為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退不復就舉程子聞之曰賢哉母也

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為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為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朱子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文定又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上蔡為人英果明決强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課程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

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是謂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鬭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别此正爲已爲人之分○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啓發之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作甚麽只說得此一言然只如此說亦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須

有反覆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答哀公顏子好學之問與答季康子詳略不同此告君之法也○和靖當經筵都說不出張魏公嘗問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孟子至論和靖曰未是張曰何者爲至和靖曰好善優於天下爲至張初不喜伊洛之學此語極中其病然正好發明惜但此而止耳

張南軒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須還孔子吾人只當學子路如龜山晚年一出不是道要官職當時意思亦是要去其間救正直到後來不知救正得磨不磷

涅不緇是聖人事龜山自處地位太高爾
眞西山曰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
先生之意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尹
和靖莊正仁實不欺闇室○呂和叔質厚剛正以聖
門事業爲已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
疑畏故識者方之子路○謝顯道在書局不謁政府
或勸之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崇寧中禁元
祐學處人用事出其黨爲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
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游間以趨利叛去馬時中
方自吏部求爲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爲親依之計至

則因張繹求見先生辭焉侍中曰使伸得聞道雖死
何憾況不至於死乎先生聞而嘆曰此眞有志者遂
引而進之靖康初爲御史以論汪黃誤國貶濮州監
酒死嘗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
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又嘗曰志在行道使吾以富
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
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羅從彥 字仲素號豫章

李延平曰羅先生少從吳國華學後見龜山乃知舊
學之差二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於是謹守

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

朱子曰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李侗字愿中號延平

朱子曰先生資禀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純粹無復圭角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

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先君子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廸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為知言○人若着此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

胡安國 字康侯　胡寅 安國長子號致堂　胡宏 安國季子號五峯

謝上蔡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

侯河東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胡康侯一人耳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而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問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已者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然文定比之仲舒較淺仲舒比之古人又淺○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常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

謂豪傑之士也

張南軒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游而講於其說其其自得之與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五峯知言一書乃其平日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

朱子 諱熹字仲晦號晦菴

李延平與羅博文書曰元晦極頴悟力行可畏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

話

朱子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盍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

黃勉齋曰先生自少以勵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illegible]

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自是從游累年精思
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
反躬以踐其實而居敬主一嘗爲箴以自儆終日儼
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其閒居也未明而
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
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
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
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
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
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

閨庭之間內外斬斬而恩義之篤怡怡其祭祀也必誠必敬死喪之際哀戚備至賓客往來無不延遇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亦畧可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於易與詩則求本義於數千載

之上見諸傳註於書於春秋於禮於樂亦嘗討論本末得其大旨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目張如指諸掌若周程張邵之書亦必研窮剖析而使盛行於世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樂與之友講磨辯難務求至一之歸其於從游之士必與講論經典商畧古今委曲開論未嘗厭倦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辯則脫然沉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敬慕其道嗚呼是殆天相斯

文篇皆指人以大斯道之傳也哉蓋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非先生吾誰與歸

李果齋曰先生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又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者又倣通鑑編年之體續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目紀其詳褒貶

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足爲史家之軌範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敝可也

陳北溪曰先生立言平正溫潤淸切的實徹人心洞天理粹乎洙泗伊洛之緒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有疑辯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摘千百年之謬誤爲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渣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詞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先生一人而已

魏鶴山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爲之君師以

任兆覺之責而非一人之所能成也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皐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以盡其所當為之分然後天地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詘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後君師之材移於孔子則又有顏曾冉閔諸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為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豁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往往孤立寡儔唱焉而莫和至國朝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氣質曰天理

人欲曰陰陽鬼神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莫知其說者脫然如沉痾之開大夢之醒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受學李延平先生毅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凡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參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

學者習其讀推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異也猶其盛歟嗚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為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為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張栻字敬夫 號南軒

朱子曰張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長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卽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厲直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自警策其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閒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故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于天下[illegible]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

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故其所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曰功利而已爾自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胡文定公訓說遺言以淑學者其託於空言見諸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所謂千載而一轍者敬夫忠獻之嗣子而從學於文定公次子五峰先生之門故於義利之間毫釐之辯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〇贊先生像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孜孜乎其任道

乎博淳淳乎其道泌之高遐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
樂不知者以爲淵海一世之豪彼其揚林山立之姿
睨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尙有以十其見伊
呂而失蕭曹也耶

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

東萊贊先生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
涵千古之秘惟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
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
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覩其蹤矧是丹青彷
形心而乍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

之可續而已

真西山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繹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尊臣始竊大柄大懲以一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

陸九淵字子靜號象山

朱子曰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為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又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不可無議論○問告子不得

於言勿求於心曰子靜不着言語其學正似告子又
陸嘗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是
他尚不及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
不動○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
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吾儒與釋氏
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
虞邵菴曰豫章延平高明純潔得朱子而屬之百有
餘年間師弟子之言析求無復遺憾求之書所謂集
大成者將則有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
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文互相發明學者於焉可以

見其全體大用之盛而二家門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
姚舜牧曰予靜見處亦高即其砥行持論亦大有不可磨滅者在但其平日不滿朱子朱子因是特不與之觀此編所載朱子語錄十三段二千餘言並無一語見許則可知當日之意矣牧竊不平特錄虞邵菴一段見當時亦有此儒且聞朱子與辨於白鹿洞意氣兩無所芥胡此編之一不錄也
朱子門人
朱子曰蔡神與博學强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

之說無所不通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訣曠然一新而遡其源流皆有成法又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又曰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輔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更幾勉力卒究大業○黄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卿者不輕○廖德明學有根據爲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

閑而願爲者○徐子融志趣標守非他人所及大率志氣剛决痛快無支離纏擾之弊余正叔在此無日不講說終是葛藤不斷○陳才卿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歎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爲可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陳安卿論顏子卓爾之說甚善○方賓王爲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近日所見朋友講習未有能及此者

黃勉齋曰晦翁先生之門從游者多矣李道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游者歸

必過其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其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真西山曰李通師事文公文公稱曰李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李通焉其篇與傳微辭遂旨先令討究而後析衷先生於經無所不通嘗語二子曰淵汝宜紹我易學曰沉汝宜演我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

李士英曰仲默年僅三十即屏去舉業一以聖賢爲師其承父師之託述衍焉常若有負蓋沉潛反覆者

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之用心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著洪範皇極內篇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合數與象直究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得失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若仲默者真不愧父師之託哉

董氏湖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於講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

黃氏瑞節曰蔡氏祖子孫三世一轍朱子云蔡神與所以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

識高遠非人所及

真德秀字希元號西山

黃勉齋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爲之踴躍

吳郡李氏曰子朱子之道不盡行於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於世蓋將公利澤於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虞邵菴曰大學衍義之書本聖賢之學明帝王之治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

史傳云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

儒之書皆顯禁以絶之德秀晩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旣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魏了翁 字華父號鶴山

虞邵菴曰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書而集其成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邪說以爲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絶以苟全方是時臨卭魏華父奮然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推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朱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

許衡字平仲號魯齋

姚牧菴曰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爲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始而行於家中而及於人故于魏于渾于泰樞衣其門所在林立盛德之聲昭聞于時官諸胄學其教也入德之門始由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于易書詩春秋耳提面命者莫不以孝弟忠信爲本四方化之雖吏爲師刀筆筐篋之流父以之訓其子兄以之詔其弟者亦惟以是爲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慚德焉

耶律氏有尚曰先生自得伊洛之學冰釋理順美如芻豢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而好學不倦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不啻飢渴於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人皆信之建元以來十被召未嘗不起然亦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對則衆皆注意而聽之衞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也

歐陽圭齋曰先生告世祖治天下之要唯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年有成救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君民

為己任至于身之進退則凜若萬夫之勇晚年義精仁熟體備四時逌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舒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此四方聞之而知敬親之而知愛也

吳澄字幼清號草廬

虞邵菴曰先生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

乎殁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淫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於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子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文敏公程明善以學自命問易詩書春秋數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

性理指歸卷之四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太極圖



朱子曰○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爾◎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

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
☾者☽之根也☽者☾之根也)(水火土木金此陽變
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
之合也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稚故
次火金陰稚故次水土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
)(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
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而四時
行也○◎)(水火土木金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
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
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

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為也神◐之發也五性木火土金水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

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
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
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
水火 土 金木 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
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
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
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
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
焉實則一○也故曰以有太極◎之謂也
又曰無極而太極此乃于添減一字不得⊙不言

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人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物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許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顛撲不破○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

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

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濂山青黃碧綠無非是這太極○問伊川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着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明

黃勉齋曰太極隨陰陽而爲動靜陰陽則於動靜而見其生如蟻在磨上一般磨動則蟻亦動磨靜則蟻亦靜蟻隨磨轉而因蟻之動靜可以見磨之動靜

吳臨川曰乘如乘馬之乘機猶弩牙機動則弦發機靜則弦不發氣動則太極亦動氣靜則太極亦靜太極之乘此氣猶弩弦之乘機也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水金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葢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閒隔哉

黄勉齋曰五物同出而異名者也四時之行即五氣之流通五氣之流通即一氣之妙用非截然二彼一此也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

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

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葢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萬物之生同一太極也而物物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

之所以有元也

黃勉齋曰譬如一大塊水銀恁地圓散而為萬萬小塊箇箇皆圓合萬萬小塊復為一大塊依舊恁地圓陳幾叟月落萬川處處皆圓之譬亦正如此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

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張南軒曰人之性不能不感物而動感物而動固性之常然而善惡自此分萬事自此出矣何者五性感動動而心不宰則情流而不知止性以陷溺矣所以爲惡也譬之水發而無泥滓之雜則固水之本然者泥滓或參焉則汩之矣雖汩之而水之

本然者固在也故貴澄之以復其初人雖流於惡其本然者亦豈遂亡此聖人所以有教也

姚舜牧曰朱子於太極圖說可謂殫精以發其蘊矣後學何知敢置喙其間惟偶有見不得不一評以效其忠蓋太極陰陽五行化生人物無二也唯人得秀而最靈大別於萬物然形生神發之後五性感動不無善惡之分而萬事以出然所謂善惡之分者謂本太極生來本皆善而無惡而聲色臭味不覺有溺於中者是惡也實分辨於本善者而要非太極陰陽之所自來也故聖人定之以中正

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使人皆歸於至善全太極之本體耳故下文緊接君子修之吉二句正見修此太極陰陽之本來則得吉而悖之則得凶也豈其形生神發後五性感動即有善有惡之對待如所謂男女之分者哉此前解善惡男女之分句愚不敢信爲是也敢正之高明○又曰五性感動即禮記禮運篇五聲五色五味由五行而來者也本來皆善而溺於其中者惡隨以分此云善惡分正謂善與惡從此是個分路故在聖人立其極在君子則修之吉耳若謂陽善陰惡如男女之分則皆性

之所有矣此豈可以無辯哉○又曰陰陽本太極
來本皆善而無惡而有不善者別于其善是所謂
善惡分非陽善陰惡又以類分也此間大須明辯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
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
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
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
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
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

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
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
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
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
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
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
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
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李果齋曰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
靜此立極之要領也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

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陳北溪曰人生得天地之氣以爲體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要其終而知所以死古人謂得正而斃謂朝聞道而夕死可矣只緣受得許多道理須知得盡得便自無愧到死時亦

只是這二五之氣听其自消化而已所謂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這箇便是與造物爲徒纔有私慾有私愛割捨不斷便與大化相咈

姚舜牧曰陰陽剛柔仁義盡天地人之道矣然此道自始至終初無間斷故原始反終則可以知三才之變化可以知萬化之生成故兩引易詞而終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見易無方神無體誠其在吾人而君子知所修者不可不全體以造於聖人之立極也陰陽剛柔仁義安可分終始於其間哉若分陽剛仁爲物之始陰柔義爲物之終則始

可無陰柔與義終可無陽剛與仁哉此理人所易
曉朱子當日著述甚多或未及改正耳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
·指豈不深哉

總論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
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
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
條而共貫哉○問先天太極二圖曰先天乃伏羲本

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内○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爲有功○西銘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

學者日用最爲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爲之目有不可以躐而語者○問濂溪作太極圖發明造化之原橫渠作西銘揭示進爲之方然二先生之學不知所造爲孰深曰此未易窺測然亦非學者所當輕議也○今人多疑濂溪之學出於希夷蔡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謝氏方叔曰伏羲先天之易爲萬古斯文之鼻祖及中古文王繫卦周公繫爻易於是乎有辭孔子生周末作十翼先天後天互相發明其紀載於詩書發揮於禮樂筆削於春秋大本大原曾不外此去聖寖遠

世之諸儒或汩於訓詁詞章之末或溺於權謀功利之習甚至薄傾於虛無寂滅之教其斲喪天理滋甚更千百年有濂溪周先生獨得千載不傳之秘本易有太極著為一圖自無極二五之妙合而推萬物之化生自人物之並生而別人心之最靈自五性之感動而明聖人之立極皆指太極之在造化品彙者言之惟聖人會太極動靜之全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終始不窮流行今古此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故終斷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周子作圖之本意也至

易通之書則又與此圖相爲表裏伊洛道喪傳者多失其眞復有考亭朱先生上接聖賢相傳之道統著本義啓蒙諸書纂太極圖說得朱子表章而益明可謂有大造於萬世學者矣

黄氏瑞節曰朱子於書無不緒正而於周子二書解尤終其身焉與陸氏兄弟往復爭辯以此與林侍郎栗論不合得劾以此最後臺臣排擊僞學有張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遂決去以終其身亦以此嗚呼先生講授一意分更分滙開示學者惟恐一毫之不明且盡也而人之好異亦可畏哉後之讀是書者

其知先生苦心云